

馆校协同 文化育人

探访四川大学博物馆——

## 111岁的高校博物馆 一部“百科全书”

■ 本报记者 陈朝和(图片由四川大学博物馆提供)



四川大学博物馆新馆全貌。



1934年四川广汉月亮湾,三星堆首次科学发掘的资料图片。



四川大学博物馆展示的西南地区民俗藏品。

背后的故事：“毛蕊杜鹃”标本由四川大学教授方文培采集于四川康定，是他在1928年克服了匪乱、戒严、兵变、战争等困难，历时8个月，累计采集植物标本达4000余号，才最终完成。作为中国植物分类学家、四川大学生物系教授，方文培是第一位系统研究中国杜鹃花的学者，他一生都在致力于编写“中国人自己的植物志”。

“高校博物馆展陈和高校学科发展紧密相连。我们要讲清楚学科脉络，生动有趣地讲好科学研究以及科学家们的故事。”章雅婷说。

## 公益——

## 开发研学课程,开展文化服务

2023年，四川大学博物馆新馆建成，面朝清丽的锦江，毗邻秀雅的望江楼公园。新馆不仅展陈面积得到数倍扩展，展厅面积达到约1万平方米，还在服务功能上增加了综合大厅、江景互动观景长廊、屋顶植物园，以及服务于博物馆与学科教育的研学空间。

国风设计、适用于低龄孩子身高的桌椅、独立于展厅的教学空间……博物馆内还专门设置了3间研学教室，提供给中小学开展交流活动。

“目前，我们已与省内30余所幼儿园及小初高校建立馆校合作，面向全省师生开展文化服务。”四川大学博物馆公共文化教育与服务部主任梁英梅介绍，博物馆根据馆藏特色设计出“小小考古学家”“小小生物学家”“小小非遗传承人”等公益研学课程。据统计，今年博物馆面向中小学已开展了近200场活动，有2.6万人次的师生参与了博物馆的公益课程。

汪东升表示：“川大博物馆将在服务于国家一流人才培养、文化传承研究以及世界交流互鉴中积极作为，努力创建高水平的高校博物馆。”

粉笔有个别称——“白墨”。

作为一名教师，我喜欢粉笔，喜欢这洁白的墨，借纤细的骨骼，在黑硬的平面上，一笔一划刻下思想的划痕。每写一笔，它都以自身的磨损，绽放出知识的光亮。

我的教师生涯，仿佛一场洁白的逆行。我40岁了，教了16年的英语，在一所中学当班主任。粉笔灰早已渗进我的指纹，成为一种职业的印记。如今的教室都换上了智能光屏，只要指尖轻点，便有活泼的动画与海量的信息奔涌而至。可我依然在三尺讲台的角落里，为一支粉笔保留了一个位置。

我的祖父，是20世纪50年代的一名乡村教师。他手中的粉笔总是被用到只剩指甲盖大小，无法握持，仍舍不得丢弃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他在村里祠堂改成的教室里，用这截白墨，为乡村的孩子开启通往文明的微光。母亲说，祖父的大拇指和食指永远蒙着一层淡淡的白，擦也擦不掉，仿佛他人生的执拗和生命的留白。

我的母亲继承了祖父的讲台，在镇中学教了30年的数学。她的备课本上，永远用工整的楷体规划着板书的布局。她常

说：“黑板上的字，要一笔一画，横平竖直。就像做人，根基要正。”那些白色的公式与定理，随着她清晰地讲解，如种子般缓慢而坚定地植入学生心田。簌簌飘落的粉笔灰，如同智慧的扬尘，构成了我童年最熟悉的风景。

而我，成了家里第一个几乎不再使用粉笔的教师。智能屏很便利，色彩饱满，切换迅捷。可当我看着屏幕上流光溢彩的课件，总会想起祖父的黑板——他写字很慢，阳光从木窗格斜射进来，粉笔灰在光柱里缓缓飞舞，像一场安静的雪。

有一天课后，几位年轻同事热烈讨论如何将经典课文压缩成“一分钟短视频”。他们眼中闪烁的光芒，属于一个追求效率与传播的时代。我只是静静听着，手指无意识地摸着一支粉笔。它粗糙的质感，让我感到一种熟悉的安定。

这多像我们这一代教育者的处境：前面是父辈沉甸甸的师道追求，身后是数智时代轻盈的学习方式。我们站在传统的讲台与智能的屏幕之间，既无法完全回到那仅靠一支粉笔支撑的朴素年代，也不愿彻底滑向一个全然碎片化、娱乐化的未

来。这种张力，让我们活成了教育领域的“摆渡人”——必须懂得新潮的技术，以将学生渡向未来；也要守护教育的初心，确保航向不失偏颇。

我的女儿14岁，她是在智能屏前长大一代。她可以同时处理多项任务：看视频、写作业、和朋友即时通讯。她曾问我：“妈妈，如果江水倒流是真的，那水里的鱼会不会很困惑？”

我愣了一下，在孩子看来，逆流而上是一种需要解释的异常。我轻轻擦掉指尖的粉笔灰，对她说：“顺流时，鱼学会随遇而安；逆流时，鱼懂得何为坚韧。重要的不是水的方向，而是鱼是否认清自己的方向。”这话，既是对她解释，也是对我自己宣告。

当一些课堂越来越追求“即时反馈”与“量化成果”，我依然固执地带着学生细细品读经典，依然要求他们认真书写汉字，感受笔尖与纸面摩擦的阻力。我明白有些东西不会出现在考卷上，但这些是一种“无用之用”。就像粉笔，它最终的归宿是化为齑粉，但它曾支撑起宏大的构想、精妙的推导、经典的诗篇。它的价值，在于粉碎过程的本身，在于知识传递的印痕。

夏天，我送走一届学生，他们在毕业纪念册上写道：“谢谢您让我们知道，在这个短视频时代，还有一种叫‘白墨’的力量。”令我感到慰藉的，并非致谢的言辞，而是在学生年轻的心灵里，或许已埋下了一颗种子——一颗对深度思考保有敬意的种子。

放学铃响了，我收拾好教案。窗外斜阳正好，光线为讲台镀上一层温暖的金色。一个学生跑来，递上一张手写的明信片，上面工整地写着：“老师，您课上讲的‘无用之读书，方为大用’，我好像有点懂了。”

我摸着纸上那略显稚嫩的笔迹，想起祖父手指上的白色、母亲工整的备课纸，还有我手中那支粉笔。原来，一种逆流而上的坚守，即使微小如尘，也终会在某个年轻的心灵里找到回响。所有的言传身教，所有的春风化雨，所能引发的深层回响，从来不在当下喧闹的市场里，而在未来某个寂静的时刻，于一个已然成长的生命中，突然得到理解与共鸣。

飘着粉笔灰的阳光，照进20世纪50年代的乡村祠堂，穿过母亲伏案备课的80年代，在今天的智能教室里，轻轻落在一个教师的心上。

## 有霜的早晨

■ 徐龙亮

霜降才过几日，天就陡然不一样了。夜里下了场霜，清冽得很。今早要去城西的批发市场进些货，天色还墨黑墨黑的，我便骑上三轮电动车出了门。

路过大运河桥时，我特意放慢了车速。这桥横在古老的大运河上，有些年头了，石栏被岁月磨得光润。此刻，桥两边的栏杆上，竟开满了霜花。我停下车，凑近了看。那霜不是均匀地铺着，而是沿着栏杆的纹路，一层层地叠起来，有的疏，有的密，在电动车昏黄灯光的映照下，每一处弯曲的连接处、每一颗凸起的石头上，都凝着一小簇晶莹的花。它们不像雪那样蓬松，倒像是极细的粉末，静静地披在这冰冷的石器上。我呵出一口气，白蒙蒙的，那霜花遇着暖意，边缘便微微地湿了些，但在来来往往的车灯的照射下仍闪着无数细碎的星光。这大运河边的霜，是温润的，带着水汽的轻柔。

这么多年，对于霜，我很熟悉，只是不同的时间看霜的心境大不同。少时在乡下读书，学校在5里外的村庄。从家里出来，需经过一片农田。田埂上的枯草、路边的瓦砾，都敷着一层糖粉似的白霜。我觉得那味道应该甜丝丝的，便会用手指蘸了霜放进嘴里尝。冰凉一片，果真有点甜。我不怕冷，一路走，一路用脚去蹭那些有霜的草叶，听着那“嘎吱”的响声，觉得有趣极了。最妙的是学校屋顶的瓦上，霜若积得厚些，在日光下，能反射出五彩斑斓的颜色。有时兴起，我会蹲在学校门口的石栏边用手指画霜花，画小鸭子，画五角星，指尖被冻得发麻，直到听到学校响起上课铃声，才拎着书包一路小跑飞奔进教室。那时的霜，是玩伴，是枯燥上学路上新奇的点缀，也是我的美术课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做了15年的销售员，天南地北地跑。这霜，便成了旅途中的见证者。记得在武昌时，也是这样的季节，清晨要赶早班船去汉口，渡口石桥的台阶上，摆渡船的篷顶上，都凝着一层薄霜，湿漉漉的，映着青灰色的天光与乳白色的长江水，显得格外清冷。一个人背着硕大的双肩包，踩着那滑腻的霜阶上船，心里盘算着今天要见的客户、要谈的价格，一路行色匆匆。到了赤峰，霜就换了副模样。那霜厚得如小雪，落在旷野里的枯草上，落在牧民的屋顶上，白茫茫一片，风里带着寒气，刮在脸上像刀割。塞外的霜美则美矣，却美得让人想家。当初心里装满了闯劲儿，年轻嘛，总觉得只要肯早起、肯赶路，就没有到不了的地方。

进货回来，天际边才渐渐泛出些微红的暖意。桥下的大运河，水波不兴，静静地流淌了千年，见证了多少如我一般的早行人。吹着清冷的河风，不由地想起两句诗来，一是“却更有人忙过我，寒蹄先印石桥霜”，其实我不算早的，当我到达市场时，早已是人声鼎沸、热闹非凡；另一句，便是“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”。人至中年，回味这两首诗的意境，深感绝妙，诗人不说孤寂，不说辛苦，只将这几样东西静静地摆在你眼前，那全部的滋味，便都靠自己去品了。

过了大桥，不远就是我的小店。我知道，等我载着满满的货物回到店里，灶上一定是“粥可温”，妻子在店里忙碌，孩子也该睡眼惺忪地起床了。一家人围坐一块，吃着热乎乎的早饭，说些闲话，那才是能驱散寒意的温暖。想到这里，我不觉笑了。人这一生，会走过许多有霜的早晨。少年时用它来游戏，青年时因它而感慨漂泊，到了中年，能在这清冷之中，品出一点安稳的甜意来：桥上的霜，美是极美的，但终究是路上的风景；家的温暖，才是心之所向。